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發財秘訣

第四回 區牧蕃初登寫字樓 陶慶雲引見鹹水妹

卻說區丙看見那小後生和外國人傳話，齒牙伶俐，不禁暗想道：「懂了外國話到底便宜，像我從前賣口兵嘍時，若懂了說話，只怕不止賺那幾個錢呢。後來代外國人做了一回探子，亦因為不懂話之故，由得關阿巨經手。我雖然發了點財，然而他那經手的，未免落我兩個。」想到這裡，未免自悔初不學洋話了。想夠多時，遂向那後生請教貴姓。那後生道：「敝姓陶。」又問台甫。後生道：「賤字慶雲。」轉問區丙，區丙告訴了。陶慶雲道：「原來就是販口兵嘍發財的。區老闆，久仰了。」區丙道：「不敢，老朽是不中用了。像陶兄這等英才，正是前程遠大，後福難量。」陶慶雲也自謙遜。他二人說話時，那外國人又揀了兩樣東西，叫陶慶雲問價。慶雲說明要一個九扣回用，說定了價，錢自有伙計和外國人交易。區丙又問慶雲這外國人是那家行裡的，慶雲道：「他是『搵顛』行裡的大班，我是他行裡的寫字。不瞞老叔說，我們行裡上上下下有四五十個中國人，大班就是相信我一個。所以無論到那裡，總要約了我同走。」

有甚麼事只要我一句話，無有不靈的。」區丙道：「陶兄這樣精明，東家自然信用，沒有事還常常到小店坐坐談談。」慶雲道：「當得過來求教。」說話時，交易已畢，慶雲便跟著那外國人去了。

到了五點鐘過後，慶雲一個人走來，向櫃上算了午間買東西的回用。區丙便留著待茶，又談了些與外國人交易的事。區丙道：「難得陶兄少年英偉，和外國人說話十分順溜，像老朽半句也不懂。可憐那年初到香港，見了個外國人猶如見了閻羅王一般，半句話也說不出，只好對了他做手勢。」慶雲道：「老叔自己不曾學會，不知有幾位世兄？可以叫他們學起來。」

區丙道：「我們做生意人，從小就叫他學生意，那裡來得及學這個？」說明招呼一個後生過來，和慶雲相見，道：「這便是大小兒。」那後生出了櫃位，和慶雲拱手相見。慶雲便問台甫，區丙代答道：「鄉下人沒有別字，小名叫阿牛。」慶雲道：「總要有個別字，朋友好稱呼。」阿牛道：「從前讀過兩年書，讀書的時候，先生代取了個學名，叫做『牧蕃』。以後我就拿這牧蕃做別字罷。」慶雲又問貴庚，區丙代答道：「十八歲了。」慶雲道：「恰好與我同歲。」區丙道：「他拿甚麼比得上陶兄來？」慶雲道：「方才牧蕃哥說，讀過兩年書，那兩年倘然讀的是外國書，此刻不是寫字，也可以做個跑樓了。不是我說句甚麼話，那中國書讀了有甚麼用處？你看我們的兩廣總督葉名琛，聽說他是翰林出身，已經拜了相，可見得一定是讀飽中國書的了，為甚麼去年外國人一來，便把他捉了去？他就低頭、服禮，屁也不敢放一個。讀了中國書若是中用的，何至於如此呢？」阿牛道：「不知我們要學外國話，要讀什麼書？」慶雲道：「若靠著讀書學說話，那工夫就長了。要一面讀書，一面說話，方才快當。我此刻還要回去，有事改天我再來和你談罷。」

說著，起身辭去。區丙起身，送了兩步，阿牛直送到店門口。

問道：「老哥在行裡甚麼地方？」慶雲道：「我們做寫字的，自然總在寫字樓。」說罷去了。

過裡阿牛被他一番說話說的心動了，一心要學外國話。過了兩天，看見店中事少，便走了出來，一直到的搵顛洋行，在門外觀望了一回，方才越起進去。東張西望，又不知寫字樓在那裡，又恐怕遇見外國人。忽然看見一個從裡面出來，便硬著頭皮迎上一步，問道：「請問此地寫字樓在那裡？」那人把阿牛望了一眼，道：「你問甚麼寫字樓？」阿牛訝道：「這裡不是搵顛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便是搵顛。你問的是船頭寫字樓，洋布寫字樓，雜貨寫字樓？」阿牛聽說，頓然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我問一位陶慶雲。」那人道：「不知道。」說罷掉頭不顧的去了。阿牛碰了這個釘子，搭訕著走了回店，悶悶不樂。再過了兩天，再去訪問，走到搵顛門首，只見大門關著，靜悄悄地，沒個人影兒，方才想著今天是個禮拜，白白走了一遭，依舊垂頭喪氣回去。

過了一夜，到了次日禮拜一，心還不死。吃過早飯再走到搵顛洋行，向各處仔細觀看。忽見一處樓梯口上釘了一個黑漆牌子，牌子上面刻著一排飛金外國字，卻不認得，那外國字底下卻橫刻著「樓字寫」三個字，心中悶悶不懂。忽然想這是外國派，右行的寫法，自然就是「寫字樓」了，再看那三個字之下還有一隻手，用手指指著樓梯一面，暗想這一定是寫字樓了，大著膽便拾級登樓。走到樓上，看見一帶長廊，劈面遇見一個赤腳的人，手裡拿著一本硬面子的外國書。阿牛便問他：「陶慶雲先生在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不知道。你到裡面問別人去。」阿牛巡著長廊轉了個彎，看見靠欄杆的一邊，放著一張杉木板桌，陶慶雲和兩三個小後生都靜悄悄的站在那裡。阿牛向前招呼道：「慶雲哥，違教了。」慶雲抬頭一看，吃了一驚，呆了半晌，頓然省悟道：「原來是牧蕃哥，請坐，請坐。」嘴裡說著請坐，那個所在卻並沒有一把椅子，站了半晌，慶雲道：「請到這裡來坐罷。」遂拉著阿牛走了兩個轉彎，到了長廊的盡頭，在身邊掏出鑰匙，把一個房門開了，讓進去坐。阿牛步了進去，卻是漆黑的一所房子。深不到丈五，寬不到一丈，兩旁壁上用木板釘了八鋪牀。看官們看到這裡，一定說我撒謊，這深不到丈五，寬不到一丈的房子如何容得下八鋪牀？原來他那具牀就和輪船上的牀位一般，他那房裡兩對面釘了四個牀位，那四個牀位之上卻還的四個。正應了一句《魏志·陳登傳》的話，叫做「上下牀之間」呢。閒話少提。

且說慶雲讓阿牛到得房裡，就請他在一個牀位上坐下，自己又出去了一會兒，拿了一杯茶進來。阿牛道：「慶雲哥，你不要忙。」慶雲道：「難得你請過來，怠慢得很。」正在說話時，忽聽得遠遠的一陣的零零的零零鈴響，慶雲便側著耳朵聽了一會，方欲開言，忽然一個人闖進來，向慶雲招手道：「叫呢。」慶雲便連少陪也不及說一聲，飛也似的去了。阿牛獨自一個坐在房裡，出了一回神。此時入內已久，覺得房內雖是黑暗，卻還辨得出東西。只見牀前放著一隻衣箱，就將衣箱面做了桌子，上面亂七八糟堆了些茶壺茶碗洋燈之類，又放著幾本書。拿起來一看，都是些《粉妝樓》、《五虎平西》之類。內中卻有一本外國書，翻開來一看，一些也不懂。那外國字底下都注了中國字，雖是認得那兩個中國字，卻又不成句法。看了一會，一些也不懂，依舊放下去。不料碰翻了一個洋鐵罐，撒了一地東西，連忙低頭用手摸索拾起，仍舊放在罐內。拿來仔細一看，原來都是吃剩半寸來長的呂宋煙頭。又俄延了一會，慶雲才推門進來，道：「對不住得很。」一語未完，又是一個赤腳的人跟了進來。慶雲把手裡拿的一本外國書夾著兩封信，交給那赤腳人去了，然後問阿牛道：「牧蕃兄，難得請過來，必定有甚見教？」阿牛道：「沒有甚麼事，不過仰慕陶兄來談談罷了。陶兄此刻有事，我們改天再談罷。」說罷，起身要走，慶雲也不邀留，一同出了黑房。慶雲反手鎖了門，一同巡著長廊彎彎曲曲的出去。走過一個門口，猛然聽得門裡面又是浙零零的一陣鈴兒響，慶雲便立住了腳，說道：「恕不送了。」說聲未絕，便推門進去了。阿牛獨自一個走了下樓，自行回去，心中也莫名其妙呆呆的，在店裡坐了一天。

到了下午五點之後，慶雲忽然走來，對阿牛道：「回候，回候。」阿牛連忙讓座。學徒送上茶來，阿牛又親自送上水煙。

慶雲口中本銜著半段呂宋煙，接過火來，吸著了。阿牛道：「我因為欽羨陶兄的外國話說得好，今天特去請教。不料陶兄事忙，是以不敢多打擾。」慶雲道：「這個也不是三兩句話說得明白的，以後我們沒事，彼此儘可以談。」阿牛道：「陶兄今日無事，就請在小店便飯，我們可以多談談。」慶雲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還沒有請你呢。牧蕃兄今日如果無事，我們到外面去走走如何？」阿牛道：「家父今日早上到省城去了，店裡沒人，須得在這裡照應，少陪了。」慶雲道：「店裡自有伙計們做事，偶然走開一兩次，何妨？你要學外國話，我有一個人，外國話很好的，我帶你去見見如何？」阿牛聽說，遂答應了。

當下又寒暄了幾句，慶雲便立起來，約了阿牛一同出去。

走過了兩條馬路，到了一條巷裡，走到一家門首，慶雲推開門，讓阿牛進去。阿牛再三謙讓，慶雲便自先行，阿牛跟著，到了屋裡一看，只見不及三尺深的一間房子，當中供了好些觀音菩薩、關聖大帝、天後元君等菩薩。立腳未定，裡面走出一個女子來。挽了一個上海式的圓頭，額上覆了一排短髮，雙耳上戴著看不見那麼大的一對耳環子，穿一件淺藍竹布衫，襟頭上的鈕子卻是赤金的，領上圍了一圈夾紅夾黑的珠穿的圈，下身穿了一條雲紗褲子，沒有穿襪，拖著一雙黑皮拖鞋，臉上卻還不施脂粉，天然本色。

阿牛見了，暗暗稱奇道：「這個明明是鹹水妹。慶雲怎麼和他相識起來？」只見那鹹水妹見了慶雲，便道：「怎麼這樣早？吃了飯沒有？」慶雲道：「沒有呢。」接著嘖咕嘖咕的說了幾句外國話。那鹹水妹便對阿牛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房裡請坐罷。」慶雲便拉了阿牛走到後面一間房裡。只見那房裡比外間大了許多，靠裡面放了一張洋式鐵牀，帳子、褥子一律洗得雪白。當中擺著一張洋式圓桌，旁邊擺了一張洋式梳妝台，又擺了一排外國藤椅，一張外國躺榻，倒也十分潔淨。慶雲讓阿牛坐下，那鹹水妹妹便放著嗓子，叫一聲阿彩，後面便跑了一個蓬頭赤腳的丫頭來。那鹹水妹劈臉啐了一口，道：「有客來了也不知道沏茶。」阿彩便沏了兩碗茶，分送到二人跟前。慶雲又對那鹹水妹說了幾句外國話，鹹水妹道：「不要麻煩了，我知道了。」慶雲方才回過臉來，和阿牛談天。

阿牛道：「聽見你們說的外國話實在流利，不知到底怎樣才學得會？」慶雲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從前到過澳門學過西洋話。」阿牛詫異道：「怎麼西洋話又另外一樣的麼？」慶雲道：「自然兩樣，西洋是大西洋、香港通行的，是紅毛話。我學了兩個月西洋話之後，聽見人家說西洋話不及紅毛話通行。恰好我有事到香港，便從了先生讀起書來。」阿牛道：「不知讀的是什麼書？」慶雲道：「十啤令卜。」阿牛不懂，慶雲又說了一遍，道：「這個書猶如中國讀的三字經一般。我讀了兩個月，誰知要靠他學說話是沒有用的，我就不讀了，專門學起雜話來。」

阿牛道：「甚麼叫做雜話？」慶雲道：「各種應酬問答。有用的話，我學一句記一句。恐怕忘了，自己用筆寫起來，此刻已經有厚厚的一本了。」阿牛道：「幾時要借來看看，不知可以不可以？」慶雲道：「可以之至。我明天送過來，但不要弄失了，這部書我將來還要刻板的呢。」正說話時，忽聽得外面一陣亂嚷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慶雲便起身往外張望。正是：欲識發財秘訣，先要審辨時機。

兩句洋涇浜話，到底落了便宜。

不知外面為了甚麼事嚷，且聽下回分解。